

精美乌石会唱歌

李 英 马跃真

何带领村民们富起来,碗里有粮心里不慌,道理谁都会说,谁都知道。粮从哪里来?富裕之路在哪里?

那时,经常有领导到乌石村搞调研,他们建议换一个思路,搞乡村旅游,发展民宿业。这让张威平心里一亮,他召集村干部开会,让村两委和党员干部献计献策。

张威平说:“开弓没有回头箭,我们要把民宿搞起来。”

村干部们信心也很足,都说:“威平,你就领着咱们干吧!”

刚开始,村民们将信将疑,不知道民宿是什么概念,只是担心,这穷乡僻壤的乌石村会有人来住吗?

没过多久,镇党委书记带领村两委、党员干部和有意愿的农户外出学习考察,并针对乌石村制定了可行性方案,镇里给每个床位补贴300元,村里再补贴100元。

最先报名搞民宿的是张财瑶,他是张威平的叔叔,也是村里的老干部,他说:“我是党员我带头。我家房子大,改造起来也方便,可以搞18个床位。”村干部又找了三户房子大一点的农户,分工上门做思想工作,每户决定先搞10张床位。第一期,有48张床位了。

村民们照葫芦画瓢学着干了起来,摸着石头过河。

2005年9月8日,乌石村民宿终于正式开业。这一天,乌石村灯笼高挂,彩旗飘扬,昔日默默无闻的小山村沉浸在节日的喜气之中。

可是,国庆黄金周很快过去,乌石村又复归平静,门前冷落车马稀。村民们有些怀疑,大山里的村落能引得源源不断的客源吗?

有人私下议论,一准是张威平想搞政绩。张威平只当耳旁风,不动声色,但他心里却是七上八下,着急呀。

半年后,四家民宿的业主都有些动摇了。张财瑶因年纪大出不了远门,其他三户有两户的男主人出门打工去了,还有一户也上山种茶维持生计。乌石村的民宿名存实亡,走到了悬崖边。

秋天的夜晚,乌石村像村中的玄武石头一样乌漆嘛黑,没有一点生气。村民们看到,燕窝岭的古枫树下时常有一个人影在晃动,走来走去,迈着好沉重的步子。

张威平豁出去了,把自己在广东的空调塑料管企业全部转给弟弟,一心一意带领村民发展民宿旅游业。

在零零散散的游客中,细心的张威平发觉,来客车牌号以上海居多。他想,是不是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人更喜欢深山民宿,更喜欢大山里的清新空气和有机蔬菜?

张威平和村主任一拍即合,两人带着土特产向大上海挺进。张威平全副武装,挑着满满两大筐的腊肉、火腿、茶叶、土花生,就像当年的父辈去宁波做割稻客挑着担子闯天下,行走在

上海的大街小巷。

他先去和上海的多家旅行社联系。旅行社老总直截了当地说:“你们村总共才48个床位,我一个大巴就50人,来一次你都住不下,我们怎么来?”张威平见旅行社这条路走不通,只好另求途径想办法。

天无绝人之路,张威平在上海一个社区遇见一个叫周德利的市民,经过攀谈知道周德利是上海自行车协会副会长。周德利见张威平一个村干部,为了村民的民宿挑着土特产来上海做宣传,他被张威平这种精神深深感动,答应张威平帮忙。周会长说,我每周可以组织两个大巴来乌石村住民宿。这可让张威平高兴坏了,但他还是有些半信半疑。

张威平回村的第三天,就接到上海的电话,周会长带着人果真来了。张威平赶紧雇车到新昌高速公路迎接远方的贵客。

打这之后,周会长没有食言,每周都开来两个大巴。村里的四家民宿客人有了保障。村民们看在眼里,喜在心里,由原先的怀疑逐渐变成羡慕,有的人家也悄悄地跟着办起了民宿,乌石村的民宿渐渐地有了生机。

三

民宿旅游业这把“火”,把乌石村村民们的日子烧得旺旺的。

经过近20年的发展,乌石村民宿从当年的48张床位猛增到4000多张床位,成为华东地区屈指可数的民宿专业村,村里与上海40多家旅行社建立合作关系。这些年,乌石村更是名声在外,几乎每天都游客盈门,人头攒动,热闹非凡。如今,乌石村80%以上农户从事旅游业,开办了200家民宿农家乐,全村旅游年接待游客超过80万人次,年旅游收入近2亿元,村民人均收入突破8万元。民宿客源稳定,还吸引了上海、杭州等城市市民到乌石当了“季节村民”,有的一住就是几个月。

如今,村子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风格的片区。村庄的北面,是由黑色玄武岩垒砌而成的乌石古民居,古色古香,返璞归真,透着一种沧桑的神秘感。村子的南面,是村民们后来建起来的“现代小别墅”群,规划有致,排列有序,既有市井风味的生活气息,又透着城镇的现代气息。

张威平和村两委把村前一个十几米高的馒头山推平,整理出一大片宅基地,又建起了村民广场。村里新民居已经过三期建造,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展现在世人面前。

村看村,户看户,党员看干部。乌石村的民宿发展,让周边的村民们看到了希望。镇里决定将周边5个村庄并入乌石村抱团发展。这样,以乌石村为中心,其他5个村紧紧地向乌石村靠拢,形成了强强联合的乌石村,全村人口也由原先的800人变成2800人,成了“大

户人家”。

乌石村的村民们忙碌着、快乐着,就像诱人的土蜂蜜,散发着甜蜜的芳香。

四

乌石村,就像春天的麦苗生机勃勃地生长着。张威平带着村民们过上了幸福生活,而自己却赶不上村民们。有时儿子责怪他,说:“老爸你要是不同意,在广州没准现在资产早就过千万了。”

张威平理直气壮地回答:“老爸有老爸的追求,儿子知足吧!”

2020年6月,张威平退休了,11月,组织上又安排他继续担任乌石村党支部书记,为复苏乡村旅游、助力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。张威平和村两委成员,引入“政府+投资公司+运营公司”模式,开发建设了农特产市场,探索打造乡村振兴共同体。

2023年3月21日,张威平和村经济合作社的厉良生又一次到上海。和2005年上海之行相比,张威平底气十足、信心满满,他们走访了旅行社、骑游队以及知青协会等8家单位,预估可组织6万名上海市民来乌石村旅游,将带动村餐饮、住宿、土特产销售等方面的旅游营收超3000万元。往年乌石村旅游旺季都在开春之后,而今年春节过后就提前迎来了旺季,现在日接待量最高达5000人次。

眼看旅游业回暖,村民们都很振奋。乌石村举办多期农家乐培训班,实现农家乐从业人员技能规范全覆盖,让游客吃得放心,住得舒心,玩得开心。张威平更是亲力亲为,忙着优化环境卫生,紧盯安全生产,制定接待方案,有时还手持话筒为游客亲自作讲解。今年上半年,乌石村已接待游客超5万人次,旅游综合收入超1500万元,较去年同期增长近60%。

张威平是乌石村的领头羊,更是乌石村的一只金凤凰,百折不挠往上飞,落在凤凰社区的凤凰山上,东西南北的游客就像百鸟朝凤一样向乌石村飞来……

正是有了张威平这样的领头羊,才使这个昔日的燕窝里飞出了金凤凰,才使精美的乌石唱出一曲乡村振兴之歌。

智慧和坚强,带来的是收获和欢乐;汗水和勤奋,换来的是富裕和幸福。每当张威平走过那片熟悉的古民居,心里都有一种欣慰感油然而生,当年有村民提出要拆的古民居被完整地保留下来,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



踏歌行

等待阿克苏的夏天

陆斯超

<p>紫和蓝的抒情诗已将氛围酝酿 黄昏长长短短,日子剪剪裁裁 明月不肯垂下玉颈,太阳不愿示弱 就让天上挂着两盏明灯 照亮不会落幕的白天</p>	<p>蒲公英送走了那么多种子流浪 仍然是许许多多不孤独的母亲 腮帮圆鼓,身姿笔直 似列兵集合,俯首毫无犹豫 当成群乌鸦扑腾起风 继续抖落围裙为孩子们送行,飞速落尽白发</p>
<p>丛中鸢尾和树间紫洋槐遥相呼应 她们在等藤蔓上出现真正的葡萄紫 一个真正的夏天</p>	

你问蓝在哪? 抬头看看,正被风擦得锃亮
像博物馆里古时候的琉璃珠
倒映出上千个葡萄紫的夏天,投射在今天

心香一瓣

一溪清水绕家山

李治钢

老家门前有一条溪,穿过村旁的一片田畈,潺潺涓流,经年不息,滋润着乡村的每寸沃土,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家乡人。

这条溪名叫壶源溪,属钱塘江支流,发源于浙江金华浦江高塘,因源头有壶山而得名。经桐庐、诸暨一角后即入富阳境内,从湖源石龙开始,壶源溪就像一条碧绿的绸带,把沿途十几个村庄串连了起来,互偎互依,不离不弃地缠绵着,最终注入富春江。平日里村里的人们爱唤她为“大溪”,时常“到大溪里去”“从大溪里来”。

壶源溪滩多水急,两岸多低山丘陵,自古有“十三岭,十八渡”之说。沿岸山山岭岭、沟沟坞坞的无数涓涓溪流,不断汇聚进来,使壶源溪水更加丰沛。多少年来,溪水川流不息,一路傍依着青翠的山野,流经村庄田畈,流进我们的童年……

壶源溪,最令人难忘的,不仅是那流淌着的清澈见底的满是游鱼细石的溪水,更多的是承载了许多儿时的乐趣,伴随并见证了那份纯真无邪,以及抛洒在溪里的那些欢声笑语。儿时的我们,走出家门,就能到溪里抓石斑、捉泥鳅、翻螃蟹、摸螺蛳;或在溪滩上拣些圆圆扁扁的小鹅卵石,玩打水漂的游戏。

炎热的夏天,壶源溪更是成了我们消暑的欢乐天堂,约上四五个小伙伴,全身光溜溜地跳入溪水嬉闹玩耍,或是钻入水底比试潜水的本领。有些胆子大的,还会爬上水埠机房顶,毫无顾忌地纵身一跃,一个猛子扎进水潭,直见一阵白花花的水泡“突突”向上冒。

每当暮春时节,在溪滩或溪堤的石头缝里,长满了一簇簇野生的“苗子”,通红通红,宛若玛瑙,我们只要到溪边看见这红果,就直接摘了吃,但要在长倒刺的茎蔓上摘果子还得小心翼翼。有时会拔一根灯芯草,一头打个结,将一粒粒“苗子”串起来,红红的一串带回家,那酸甜脆口、入口即化的味儿至今记忆犹新。

壶源溪与家乡人有着特殊的感情,虽有时也会涨大水、发洪水,冲堤垮桥,毁田淹地,但更多的時候,她给了人们许多别处无法比拟的恩赐。

溪滩里那些饱经浪打水冲的鹅卵石,是人们用来建房的纯天然石材,既不费钱也不费劲。每个村庄都在各自的溪流段建有碛坝,以拦蓄溪水,导水入渠,灌溉稻田,或涤衣洗菜。有的地方还建有水碓房,硕大的水轮在流水的冲击下,日夜不停“吱呀吱呀”地欢唱着,大木碓一起一落,把腌泡过的细竹春成浑黄的竹纸料,对做土纸的村里人来说,又是一笔不错的收成。

曾几何时,溪边的村子办起了一座座化工厂,灰烟弥漫,向溪里排放着暗绿的废水,长年累月,溪水水质急剧下降。溪滩上的一个个砂场,让鹅卵石变了身、搬了家,原本清冽的溪水变得黄浊不堪,日渐浑浊,溪里也难免孩童嬉水玩乐、妇人浣衣洗菜的场景,人们想起曾经的溪水,摇头叹息,壶源溪好像失去了往日的神采和热闹。

让壶源溪恢复昔日的面貌,是所有家乡人的愿望。痛定思痛,人们开始整治溪水环境,关停沿岸带来污染的化工厂和砂场,建立水质监测站,对生活垃圾实行统一处理,溪道溪堤生态化修复,沿岸蜿蜒的砂石路,也都改成了柏油路或绿道。原来的露天堆场、铜球摊等已不复踪影,一举摘除了重金属超标的帽子,水质明显变好了,甚至连消失了20多年的石斑鱼,都重新游回来了。

在家乡人眼里,如今的壶源溪,正悄然发生着变化,旧貌换新颜,除了灌溉和发电,还做足了生态游、农家乐、漂流游、居民宿等溪水文章,比以往更“靠溪吃溪”了。假日里回老家,看到溪滩上一头头水牛悠闲地吃着草,一群白鹭在水面翩然翔舞,时而飞到牛背上栖息,溪滩头村妇们木槌的捣衣声、孩童们嬉水的欢笑声,飘散在壶源溪的上空,流淌的清清水低声吟唱出别样的诗情画意,真让人陶醉。

吾土吾情

要说乌石,即便在国际大都市上海,大妈大伯都会说,“晓得晓得的,阿拉都去过。浙江磐安的乌石村。那地方好得嘞!”“安静的嘞,那里的空气都是甜的呐!”

前些年,央视播出专题纪录片《乌石村的秘密》,据说,乌石村这乌漆嘛黑的石头是两亿年前的火山石。

如今,乌石村已经名声远播,不仅仅因为这里的玄武岩石赋有神奇色彩,更重要的是乌石村已是闻名遐迩的华东民宿专业村。说起这里的民宿,和一个人密不可分,那就是张威平。

张威平是乌石村上世纪70年代的第一个高中生,后来当了乌石村党支部书记,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

一

张威平首先和我们谈起斧头和镰刀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斧头和镰刀是乌石村村民谋生的工具。村民走南闯北,做木匠活,当割稻客,留下的是辛酸的记忆和创业的艰难。

让张威平难以忘怀的是,十三四岁时,他跟着父亲,带着换洗的衣服和收割水稻的镰刀出门。为了能找到割稻的农活,父子俩每天喝一碗稀饭或一碗馄饨汤充饥,连一顿饭都吃不上。正长身体的张威平记得,那次到宁波,五天总共吃了三餐米饭……

张威平说,当年父辈们如此艰辛,我们还有什么更艰辛的?我们只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寻找发展致富的路子,让日子过得更富有。只要方向对了,就努力吧!

1995年,张威平就是带着这种朴素的愿望,走上了村书记的岗位,那时他在广东经营着一家生产空调配件的工厂。

夜深人静,张威平走过乌石的青石板,来到那片宽阔的山岗,遥望辽阔的星空和远处的大山,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,应当怎样带领村民摆脱困境,走出一条致富之路呢?

二

张威平上任后,一直记得自己是割稻客的儿子。

从1995年到1997年,张威平带领村民们修水利、整农田、建机耕路。但乌石村地无三尺平,农田都散落在七高八低的山梁上,农民靠种粮收益甚微,只能填饱肚子,钱包并没有鼓起来。

这让张威平感到惭愧迷茫。乌石村十年九旱,靠天吃饭,搞了三年的农业没见成效,张威平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。如

艺境



国画《爱莲说》姚晓冬 作

母亲与注事

孟祖平

名称其为“一日之美”,英文名称之为“一日百合”;在欧洲,人们常用萱草来镇痛安神,与中华古籍中记载“忘忧”之意一致。

萱草有很多种类,其中黄色花品种可以食用,俗称黄花菜,又名金针菜,其营养价值很高。在明代《救荒本草》中,萱草是“山珍”之一、素食上品,明代王路在《花史左编》赞之为“维彼秀色,可餐可忆”。

记得小时候,母亲常用新鲜黄花菜炒着吃,由于新鲜黄花菜有毒性,鲜炒之前,母亲总要先用水焯一下。黄花菜除了鲜食,通常晒干后食用,每逢过年,母亲用黄花菜干炖的红烧肉,香气扑鼻,味道特别鲜美。

母亲退休前,在杭州一家香料厂工作,常与香料植物打交道,对各种植物香味有独特的嗅觉,无论是桂花的浓香,还是兰花的清香,不用眼看,就能快速分辨。香料厂提炼香料时需要过滤,过滤纸上便会留下各种植物香味,母亲常将这些充满各种香气的过滤纸留下来,放在家中,简陋的家中就有了花园般的馨香。母亲还常把这些滤纸送给邻居、好友,其中,桂花香滤纸最受

人喜欢。上学时,我把这些滤纸夹在课本里面,打开课本,香气便在教室里弥漫开来。

当时,母亲所在的这家香料厂位于杭州九里松附近,距灵隐景区不远,厂区外种植一大片红玫瑰,花开季节,红艳无比,母亲常带我去厂区外赏花,在休息天,常带我去植物园观赏花草。

母亲喜欢花草,对许多植物也有很深的了解,我从母亲那里了解到很多植物知识和文化寓意。比如,“芹”与“勤”谐音,有“勤快”寓意;芹菜,茎中空、通透,又有“畅通”寓意。以前老家春节备办年夜饭,常用芹菜烹调菜品,既有新年里“诸事勤快”“勤俭富裕”的愿望,又有新年“路路顺达”“事事顺心”之祝福。

有一次,杏树花开时节,母亲告诉我,杏花很特别,花色有“三变”:含苞待放时,花色艳红;绽放之时,渐变为粉红;谢落时候,雪白一片,如棉花一般。杏树高大、繁茂、长寿,在古代被视为吉祥之树。自古以来,“杏坛”被喻为圣人讲学之处,“杏林”是医学、医道的象征。古代文人常用杏花比喻美丽的少女,以杏仁比喻美女的眼睛,所以,人们喜欢用杏花为女孩取名。母亲

在厂里有位好姐妹,就叫杏水。

夏季,杏花飘飞,杏果挂满枝头,夏雨过后,红晕的果实,就像一个胖娃娃躲在绿叶丛中,可爱无比。初夏时节,江南地区民间有“立夏尝三鲜”习俗,其中“树三鲜”就有杏果。记得小时候,母亲常在初夏时节带一些杏果回家,剥去金黄果皮,清香弥漫,一口咬定,酸甜果汁,让人回味。杏果之杏仁也是美食,多用于食用,也可磨粉制作糕点杏仁酥。

记得我大哥下乡那一天,杏水阿姨来到我家,母亲特意买了肉,烧了一大碗红烧肉给大哥饯行。临行前,母亲还到顾香斋买了杏仁酥。当时,杏仁酥是节日才能吃到的甜点。由于耐饥,杏仁酥又称“耐饿饼干”,那个年代,家境贫困,食材短缺,我家三兄弟常有吃不饱的感觉,于是特别喜欢吃杏仁酥。

大哥后来去了临安下乡,送行那天,我随车同行。汽车启动后,母亲不断挥手,身影渐渐远去。在车上,杏水阿姨告诉我们,那天为了给大哥带上杏仁酥,母亲想了许多办法筹钱。大哥听后,热泪盈眶,久久不语。